

荊川先生右編

用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八

兵二

用論征吳

上魏齊王

傅 瑕

論輕於用兵

上宋太宗

田 錫

諫用兵書

上神宗

張方平

乞議革新法之不便者論用兵

上哲宗

司馬光

食論饋餉

上魏文帝

杜 恕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上唐德宗

陸 贄

論添邊守備事宜狀

上德宗

陸贄

請儲蓄軍糧事宜狀

上德宗

陸贄

論度支令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上德宗

陸贄

論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陸贄

答詔條畫時務論兵食

上德宗

曾公亮

乞邊兵三月後減半就糧內郡

上仁宗

宋祁

兵總論言兵財

上孝宗

葉適

賞論募賞科格

上仁宗

富弼

論西師賞功之濫

上徽宗

許翰

奏爲种誼生擒鬼章賞未稱功

上哲宗

常安民

乞納級計功推功

上高宗

李綱

乞置賞功司

李綱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八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兵二

論征吳

傅 燬

魏齊王嘉平四年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
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
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燬燬對

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
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
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
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置大舉之策今權已
死托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黥烈
儉安新惠內外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
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泛舟徑
渡橫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進軍大佃備其項
之以武誘間携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備其項
領積穀觀變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
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

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
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曷行
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
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
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
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
險此爲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
唯有進軍大佃最若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
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
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

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
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歟隙時聞
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
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
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
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置故敵逸能勞
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威衆厲兵以震之參患
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聞其
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

可坐筭而得用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
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縉紳之徒或言或說
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
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卽亦向時
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
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
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
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
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

時不從般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

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論輕於用兵

田錫

宋太宗時侍御史知雜事田錫上

臣竊惟國家斷徒以上罪皆須勘鞠仔細案牘圓備
斷官錄問然後行刑其大辟罪將決斷卽給與酒食
卹他官監決慮有稱寃及斷訖卽錄案申奏奏下大
理寺寺司點檢送至審刑院院吏披詳如案未圓理
未盡卽罪有司所謂王者之心重用刑而惜人命也
及至北狄騷邊西戎犯境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
而後決戰戰失利則士卒陷歿者既多人民俘虜者

不少不知黜陟以正罪至用刑於大辟一何用心精
審之如彼而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戰致
陷歿士卒者衆俘虜人民者多一何用心愈疎之如
此用心精密之如彼者是帝王重人命也用心愈疎
之如此者由將帥輕人命也州郡戮一死罪不當卽
罪州郡大理寺審刑院點檢披詳漏落各罪官吏洎
至士卒陷歿人民俘虜則宰相不過罷免歸班爲尚
書將帥不過黜降其官爲庶人此乃朝廷用刑輕重
之相遠也

諫用兵書

張方平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每養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始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過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勝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庶久役有怨叛之慮變故
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實論危懼蓋以
平民無故緣兵而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
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
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戎役之患
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
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
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
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功難進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弱國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與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大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實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戾。京師騷然。陛下為之盱眙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六

是以史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意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孫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童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燾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成慶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
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
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
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餼。流離破產。鬻賣男
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子
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磔麟屠殺
牛羊。剝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
下見其號呼於捷刃之下。宛轉於刀足之間。雖八珍
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泚州人之命。以爲取耳
之饒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
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
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
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
蜂起京東河北猶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
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
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
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背向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
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
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
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
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
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
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
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
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乞議革新法之不便者論用兵

司馬光

宋哲宗卽位守闕下侍郎司馬光上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愛百姓安國
家爲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
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
槩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盡聖人
除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

降及五代羣雄並起四海九州瓜分鼎沸其間
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躬行武備
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勳然後大禹之跡之
於是載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及期
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雞鳴犬吠烟火相
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侔矣及神宗繼統特
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跋
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藉賦役比
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爲耻遂慨然有征伐開
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祇知邀
功不

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
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竒策自謂良乎吏生聚
歛之臣拮拾財利剖折秋毫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
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研桑復出相與誤惑先帝自
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
泉又驅猷畝之人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矢又置節
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養保馬使賣牝牛
市駟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閒處州內地
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等官皆
不得關預捨祀宗教闕舊制誦射法及

國競爲新奇，朔蒲上場，半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中易司，強市權取，則所賣增商稅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藉沒貲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賣，強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邊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僞之士，不知彼已，妄動輕舉，是以勤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

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
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翦爲魚肉曾未足以
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截截
諠言思番番良士未及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而奄
棄天下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
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
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兼常納貢乾
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
青苗歛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保馬置將官
市易司封狀買坊場增茶鹽額措置河北雜使司官

爲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喉苦其已至者
章未有不以此數事者足知其爲天下公惡
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
復疑而羣臣猶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頗加裁損而
監司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劍遊州
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
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
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饑盜賊羣起其
爲國家之患豈可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凡王
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

以爲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王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革弊不可倉卒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盡也其爲醫者謀則善矣其爲疾者謀奚利哉

論饋餉

杜恕

魏文帝時忽以古之制史奉宣六條以清
為民慮思若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
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吳州乃上疏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
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
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
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
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
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
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
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

天畧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
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
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
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
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究豫司冀而已臣前以
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
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異州寵秩呂昭異州戶口最
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
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
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管無異然昭於人

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
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
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
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
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
效歟往來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
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
之術豈在強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
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
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

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陸贄

唐德宗建中開幸奉天時上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饋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感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

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
知院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為名其緣賦
守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雖不得驟有費用亦能堅
守此制有用隨即邦壤則是邊城當時亦無大
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絕是固軍情去歲版
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
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事過之後准勅合填追
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
急上聞宣音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
務廢隳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

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尤宜積穀今當歲稔宜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叙者則曰非德無以

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
曰非兵無以服凶獯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
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
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
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
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過可以禁侵暴而省征
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
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
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
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

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

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
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
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
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
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
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遇孔熾之勢行卽叙
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
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
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
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

則成是無不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
然歟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
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
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
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
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
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
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
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
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

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

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
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
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
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
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
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
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
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
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
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

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
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
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
計歸張順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
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
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
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
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
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
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

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策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
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
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
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
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
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
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
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
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輒
輒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

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妄
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
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
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
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
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
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
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感國
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
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

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

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
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摠其所入半
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
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土蕃舉國勝兵之徒纔
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
殊所能寇邊數則益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
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
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
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
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

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闔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虺衆散爲弱逗撓離析此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年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關元大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

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雖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汗朔方之軍割髮誅劬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權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貼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

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敵在均
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
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
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嚴優劣
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
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鬱益所謂日省月試餼廩
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
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
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
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

爲妻子所分常有嗷候之色而關東成卒歲月
更不安危城不計戎備怯於應敵懈於展勞然
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
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
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
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
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
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
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
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
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

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瀆某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是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

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闢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誠謂幾宜不可以達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尅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闡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

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番夫樵婦聲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邀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效矣

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
摠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
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
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
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任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
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
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
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
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繕城造器且募人至者每家
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

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
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
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
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
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
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
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
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
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
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

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
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
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
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
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
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
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
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
有也

請儲蓄軍糧事宜狀

陸 贄

唐德宗時上

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峽討疆朔方五原相繼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置之得制其事未遙是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此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戍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方守則

之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
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
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畧不壞固非成謀然則寧
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
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
議者是當今而非旣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
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
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歛乖
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
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

覆育之仁心，劇憤耻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戰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戰，我之兵衆分散而戰。

分雖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
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
之謂乎陛下項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權
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
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
使有司識輕重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
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
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
以犁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
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徼役踐更之擾

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隘羞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氈不在承裘絕野蕭條無所偵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

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
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逆行
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
債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
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
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
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
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
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直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
明徵臣故曰蓄歛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

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師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
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
國家永固封畧之時也而尚日不假給曾無遠圖軍
府有歎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愛其利
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恨
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
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責因循未賜允許又請
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
寢臣諤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
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疾心謹如焚灼輒復效其

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
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
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
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
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旣無失於舊規太倉
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
揚權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
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
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
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

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

者不失其時之所宜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
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
廣所以不計靡耗廣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
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
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
初平太倉無羨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
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
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
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
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

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糶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糶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

常漸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至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

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輸轉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顧船車碾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耳當

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時
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
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
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始慮
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
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齊臣今所獻
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寔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
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
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
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

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收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

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
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
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用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
隴邠寧慶鄜坊舟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
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
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
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
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二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
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
所餘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

市綾絹純綿四色卽作船搬送上都邊地早寒歛
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
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
物亦取綾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
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
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
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
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
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
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

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轉
有支用待收糴畢其所糴數並收貯處所聞奏並報
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
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
餘萬石邊儲旣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
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歛糴則不爲貪將所
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感國跳軍者無所辭其
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
此傾公廩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况今不擾一
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

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蠶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欵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並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折謹同封進聽進止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乞諸場和市所得又少

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
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
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
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
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失宜苟由無擾臣
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
而無述每年蓄聚蕩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
充卽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
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
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頗隨舊制苟收經費之用

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遼落廩圉告闕
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
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
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
鎮軍之外應令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
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
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中並徵三年稅草
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
其爲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
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

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殖東作既闕西成曷
期況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
並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並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
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
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
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
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
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
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
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

束之草唯計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輕以胸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質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旣

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妄作但

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羣鹿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歛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並市延齡必復辭難湏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幹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置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並更雇腳

相添轉徙場所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
臣卽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
凶灾度支謹守恒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尚度將爲
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陸贄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
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斛七十
價已上大豆每斛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
替豌豆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
求瘼救灾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灾在恤其

所無只如螟蟻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
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
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
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
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廻給大豆諸司誰曰不
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
勅處分未審可否

荅詔條畫時務論兵食

曾公亮

宋仁宗時上

臣今月十六日面奉御札曰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

良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聞者西陲禦備天下驛騷
趨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
於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寢久任進多門人浮政濫
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又牧守之職以惠綏
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伏四夷而艱於稱
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豈簡擢靡臻不能
勸勵於下邪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
陳悠久實効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
務罔知所從以卿碩望故茲訪逮躬行條畫臣才識
庸陋仰膺聖問謹昧死條對上進

一伏覩詔書謂間者西陲禦備天下驛驛所費
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於茲
公私匱乏此實方今之先務也臣切謂國家經用
不給者非有他焉由冗兵之所耗食也朝廷所以
未能損減者豈不爲沿邊三路尚須屯戍疆塞廣
袤用之尤且不足乎臣計今疆塞未多於建隆開
寶之年是時外捍夷狄內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
之戍而所蓄禁兵止十二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
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盡有天下所添之兵
纔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十八萬至乾興中

始及八十餘萬以此知兵少則訓習齊一所向無敵兵多則雜冗難齊所施寡効其理甚明也今乃自慶曆以來既廣招募又升廂軍爲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非獨將佐之不武由所用之卒不精爾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得齊一也而況廣費廩給竭天下之財力可不深慮乎臣以謂事已久定非可且暮措置湏用數年圖之可藉見兵之數專委信臣精加選擇取力佷健軼羣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者別爲部伍俾如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改立名額練爲

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填使之得
邊是用精良之少而代疲冗之多安得不足也而
況二宗之制未達哉其餘疲軟老耄則散屯東南
關兵之郡就食賤穀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
內十必減四十年之內必可消弭不唯減天下之
蠹耗實亦得精兵以爲用也方今二虜衰弱兵械
休息朝廷不速圖之則臣恐小有水旱糧餉微梗
則陛下焦心旰食於上矣圖之實宜早焉若舍此
爲計是皆迂論臣又切聞宣毅兵久爲東南之弊
料上封者言之多矣況南方小郡有舉城無二三

千戶者乃置禁兵數百坐食膏血官不得人往往
爲患自昔祖宗之制東南諸州唯迭遣廂軍屯駐
至於藩鎮則量加禁兵駐泊以爲旁郡式遏行之
甚久頗適事要止從慶曆之初創制此兵今諸路
轉運供億艱苦遠近官吏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
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廢揀入別軍其老弱
者令入本城役作唯一路藩鎮許揀留千人依舊
教閱以鎮遏旁郡此又減費弭患之一端也臣仍
願自今置廢興作須樞臣熟議毋得不問財賦而
專有添創如慶曆初年之失臣伏聞祖宗舊制三

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不主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芻糧照對也往歲樞臣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密院供帳久爲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罕問糧草之有無如此謀圖豈天下取安之計也今聖慮軫及中外大幸願陛下畢舉而行之使太平可致也

乞邊兵三月後減半就糧內郡

宋 祁

宋仁宗時上

臣本書生不當妄言兵計但以事勢料之參驗今古

有灼然易了者敢爲奏請臣伏見自古以來防邊守塞未有屯結兵馬經年亘歲常在城砦無有休息者傳曰久暴師則國不足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如秦漢時與匈奴更相酬報出入鈔掠亦是兵罷卽歸不令屯結亦不如聖朝長令兵馬守備邊上旣不出攻坐費糧運是故用兵未及六年天下之財已告匱竭良由邊將不知休兵朝廷不授成算億萬之費耗散而不計若更十年未知多少財用可濟其艱臣請言其驗賊界自三月後馬瘦放牧野草不能負重關陝人皆知之則背春向夏賊不能大舉其驗一也

無饋運每入漢界常因糧於中國中國自三月以後
才有麥熟其餘禾稼未成無糧可因賊不能大舉其
驗二也又有高山大川溪谷相銜春夏之後雨水時
行霖潦爲災賊不能大舉其驗三也是賊兵銳於秋
冬而屈於春夏其勢可見臣欲乞朝廷詳度許令應
沿邊州軍城砦每年自三月後抽減一半兵馬入內
地州府就糧直至九月却任元駐劄去處號爲防秋
況所抽兵士雖在內郡其教習訓練一如邊上此乃
事之至便不足多疑一則邊上州軍愛惜得所支糧
草二則兵馬有休息之時三則兵士到內地州府易

爲支費四則關陝之民免得轉搬糧草是邊上一年
支準可展爲二年也議者必難臣曰賊知朝廷自三
月後抽退兵馬必選擇壯騎精兵出其不意入來漢
界作過恐大段深入鈔掠人民破蕩城砦何以爲備
臣對曰假如令賊有壯馬精兵能於盛夏入漢界作
過三五萬抄掠界上些小熟戶人民且無糧草可食
賊又不曾攻打城壁朝廷但置令所在城砦堅守不
出兵及州軍只披城立柵相對不與賊戰則見在一
半人馬已自足用萬一假令賊敢謀深入卽令內郡
就糧兵馬旬日內勾集令大將將數萬之兵結陣徐

驅往救應亦只立硬砦相持勿與賊爭鋒使賊進則不敢退又粘逐常擇便地自逗畱至二十日以上賊又有糧盡或雨水之阻又何能破蕩城砦大段深入也但自來朝廷不肯明下成算與邊將令抽退兵馬是以邊將畏避責罰長要占留在邊上圖常有準擬其添到軍馬以死固執無因肯減一人一騎今若朝廷明降成算使之遵守如賊非時入界萬一有少敗軼朝廷自任其責自然邊將必無固執斯議者也

兵總論言兵財

宋孝宗時上

葉適

今事之最大者而當極論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

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由兵之爲大事而已其舉措爲興廢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者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旣安旣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誠使真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

而西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
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
變而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
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
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
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
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
狄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
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
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

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
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
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
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
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
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
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
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
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
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

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而兵可用矣

論募賞科格

宋仁宗時上

富弼

近於七月中伏閣中書樞密院同進呈募擒元昊科格遂告示天下者切以拓跋異類西域諸寇自唐末

亂離五代爭戰盜乃土宇侈其封疆時肆猖狂罕能
懷服常致邊患每勞王師歷代以犬豕畜之置諸度
外國家引爲宗屬付以節旄割賜名城世襲王爵廩
給甚厚貿遷弗停其國富強皆我資用蠢彼戎醜變
爲華寇則我於西夷恩德豈不大哉盟誓弗渝始終
無負而元昊不圖報效輒肆頑凶欺誣上天僭竊大
號合行誕告速寘明誅庶伸征伐之權以快人神之
憤況自西陲變動天下震驚聚目而觀攢耳而聽或
謂朝廷有上策廟堂有奇兵豈容有臣敢行稱亂顯
行望以日繁時殆踰半年不聞下令久之乃舉削

奪之罰行募賞之科何其隘哉夫始未有爲人實莫
測一旦告諭共知非謀孰不疑朝廷自怯未能加誅
於元昊而又慮久無處置姑設賞募以厭天下之望
乎適足示弱不足厭人示人以強猶懼不振示人以
弱其敝何勝故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若謂
元昊小戎無費民力但誅首惡足致和平則臣請終
始陳之切聞自邊事初警卽行調發師徒合雜器械
堆盈官私俱勤道路如沸易置邊吏辦集軍糧關輔
大騷黎庶已困何民力之無費焉募令一施敵情愈
祕知有竊發益自周防增置守衛之兵廣募禦侮之

士寢食必以計出處必以權動則有謀大爲之備何
首惡之可募焉况夫募者起於亂秦用於末世三代
已往不聞有此豈我太平之世天下一統偶有小醜
背叛紀之典策自有討禦而執事者不爲良畫遽勸
陛下行亂秦末世之事乎旣非至公之謀又匪常行
之法然有不得已者亦或爲之何則苦於用兵終未
獲敵思爲助兵之術則募之漢高祖於項羽是也兵
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出則募之五霸
於劉演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乘力不能
應則募之梁太祖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

從雖有兵甲之彊無以加討則募之楚平王於伍員之類是也募賞雖設無一獲者是募賞爲無益不可全任明矣今元昊初叛未嘗大戰非苦於用兵也師旅屯聚空食邊陲非兵力驟敗也諸方不聳獨西鄙有警非用兵不一也元昊大據全身擁衆不伏非一夫跳走不知所從也臣以此觀之甚非用募賞之時且以我大邦坐視小醜况我直彼曲奚所憚焉正朝廷之大刑副天下之公議舉不失體動則有辭欲征則征之足以示猛欲守則守之姑以示寬表以大御小之權行禁暴安民之道號令天下豈不偉哉何乃

偷募苟求潛謀竊取似同盜法不敢公行謂之容則元昊之惡不可容謂之忽則元昊之謀不可忽謂之惜用則用已費矣謂之惜民則民已勞矣况又濟師已衆遣將已多邊境騷然曠日持久而反止於用募更無他圖倚之幸安謂已得策以此厭天下之望以此安君上之心臣深爲執事者羞之兵既不行募又無得爲此逗撓不減戍糧國用且殫民以是取怨叛必作表裏合攻臣亦甚爲陛下憂之夫元昊既懷逆謀彼必大爲禦備今聞上下募實自知高枕無虞夷狄之心畏強侮弱因而肆暴遂成深憂若誘之使來

自有方畧則非臣所知萬一執事者謀之不臧技流於此遷延玩寇嗚沒養奸禍已成而計窮敵已大而力屈則誰復爲陛下圖之

論西師賞功之濫

宋徽宗時上

許翰

臣承中書省兵房送到詞頭一道爲武節郎董成部一百五十四人折亡外亡失二人轉一官減三年磨勘武經郎郭寧部二百七十二人折亡外亡失二人轉兩官事臣聞兵家之法使貪者爲我爭愚者爲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祿顯設於朝惟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

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而易充則人孰復肯輕身
冒矢石陷堅拔敵爲國行此危事而求奇功哉故無
功而賞則有功者怠效薄而賞厚則人無志於極功
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亦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間
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虜請盟至
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
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撻覽而殪之
首帥旣亡虜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
寧用兵安南郭逵爲帥大破賊兵於富良江自是交
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師無大功斥其賞當是

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比者西師賴陛下神明威武羗戎震懾屈膝請服然其桀黠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前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也臣自蒙恩便得待罪掖垣與兵房事月餘之間伏見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一百五十餘官其間轉行遷郡者凡二十餘減磨勘者不獲數計距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雖臣之愚不足以議戎事之大計然願陛下參諸景德熙寧審實之意稍求所以酌損故臣輒因董成郭寧之事而推

言之非特爲此二人惜數官而已也謹按周公六功之賞戰功日多所謂多者非特貴夫多實古者振旅則飲至於廟以數軍實計所獲多以爲勝焉今二人之兵以其所獲除其所亡猶不足也則是得不酬失功不補過而亦蒙厚賞於朝臣欲遂行其詞則不知所以爲說是以冒昧而請之

奏爲神誼生擒鬼章賞未稱功

常安民

宋哲宗時上

臣聞邊功有二王者之德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微至昆蟲草木遠而戎夷蠻貊皆被其澤無彼疆此界之

異而因利乘便入其土地俘其人民奪其城壘此求
利之功也雖不賞可也賞之不可厚厚則生邊患若
夫背德負義玩威入寇焚毀民居殺掠生聚強據州
郡脅誘部族結從連衡窺伺中華一旦竊發噬臍何
及而能先敵鼓勇出其不意使敵不及拒計不及施
此去害之功也安可不賞賞之不可薄薄則沮士氣
在歲西蕃董氍大將鬼章青宜結桀黠有智數熙寧
中於踏白城誘陷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
添其頭顱爲飲酒噐人怨神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
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能稱詔旨者

元祐中乃敢陰連西夏誘結蕃首約爲內應從之者
十已八分遂犯疆土殺虜蕃戶燒蕩其廬舍掘發其
窖藏蹂踐其苗稼斬伐其材木遂據洮州屠戮酋豪
無敢誰何方是時种誼守岷州鬼章之兵已逼岷乎
如掛虎口誼稟命於經畧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
卿以朝廷方休兵息民恬不爲意其後朝廷遣游師
雄使熙河而趙醇忠即結瑄包順包誠之徒洒淚泣
訴推心痛恨師雄乃趣舜卿然且猶豫累日卒用誼
謀誼師旣出先命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把衝隘以
傳報之音卒能雍容靜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

夏五十萬之衆及境聞之遂皆遁去勲烈煌煌誰與
倫比而廟堂之議乃欲不崇邊功爲安靜之策不問
其有去害竒功非求利之比槩薄其賞臣愚竊謂擒
獲鬼章誼實謀首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辱君
命能趣奔鄉俾用誼謀功又次之舜卿觀望勉從功
宜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自宣德卽軍器監丞改奉
議卽陝西轉運判官繼除校理固不爲過舜卿自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爲殿前都虞侯
寧州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种誼乃自住宅使北遷
西上閣門使康州刺史未足以稱其勲烈先帝詔令

本新
具在殺獲鬼章者未任人授諸司使今朝廷正宜信賞而酬誼止此豈先帝詔令可以閣乎抑賞可以不
行乎以爲邊功不足崇尚乎則何以奏告裕陵鬼章
擒獻之日百官聚見四方馳表稱賀也臣訪聞呵里
骨囚溫溪心以附西夏有吞並熙河之志蕃部一搖
足則熙河非中國所有蜀道亦有受敵之憂矣人材
之乏未有甚於今日而將帥之有威名者唯种氏爲
最著臣愚竊謂宜於此時申白种誼前日之功優加
褒進以勵將帥則人皆知勸而邊境無虞矣

乞納級計功推功

宋高宗疏上

李

綱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爲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僞濫之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不可計數爲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賜賚歲用之廣百倍徃時釐百姓之脂膏耗朝廷之根本日益月增殊無藝極臣未見其可也今者車駕巡幸建康將定恢復中原之策則所以懋賞報功使將士知勸節以

制度使國用不匱不可不深爲之慮也臣愚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今後諸將告捷並計級數不得以棄頭
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爲言除保明驗
實計級推賞外其有選鋒陷陣強弩破敵立到奇功
之人雖不獲級別許保奏優異推恩庶幾實立功効
之人有所激勸而朝廷無濫賞之費戡亂定功不難
致也取進止

乞置賞功司

李綱

宋高宗時上

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冒

矢石以首爭首以力搏力而求於一日之間非有
賞刑之信何以要結其心鼓舞其氣使之犯難忘死
而效命哉古者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知勸也
誅不舍貴近而無幸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與此
相違賞之所行皆權貴囑託與親隨廝役之流而士
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
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
迷道爲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
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
查及於朱勳父子並其婿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

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顛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旣上功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旣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廷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十五萬衆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以爲

常靖康之間雖驟賞力戰如鄒虔節之軍斬梁方平
張師正王從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
再犯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
策非大變此風不能有濟欲乞令三省樞密院同置
賞功司專差人吏承行應有戰功者並令將帥所轄
官畫時條具結罪保明申奏賞功司置藉承受據功
狀次第取旨推賞人吏承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
郎官樞密都承旨點檢違限者黜罰因而受賂者依
軍法卽有冒賞而不實者許人告推治改正元保明
官司重行竄責其遇敵不戰輒逗撓奔北之人必誅

別立約束行下庶幾士心孚信